



# “技”与中华古代文明

胡大雷 于 堃

**摘要:**先秦立德、立功、立言“三立”之外还有以“技”立身,即公输般、伯乐、扁鹊一类。古代“技”的养成,或接受“六御”教育,或承师传,甚至有神秘天授的说法。“技”的突出特点即“巧”“异能”“殊能”。“技”除了现实运用外,社会还多以“技”从政、以“技”喻政、以“技”御文。“技”的运用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起点,“技”又展示着中华古代精神文明的许多方面。“技”在古代有所交流、流传,但也有失传。总结中国古代传统“技”之精神及其价值观念,进而探索“技”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是当前我们学术研究的目标。

**关键词:**技;巧;从政;文明;传承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47-08

我们通过探讨中国古代“技”的生成、以“技”立身者的养成、“技”如何促进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以探讨中国古代“技”的价值观念同中华古代文明发展演进道路的契合性。全面审视“技”的内涵、发展演变、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and 作用,可以为探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路径作出有益的探索。

## 一、以“技”立身

先秦倡“立德、立功、立言”之“三立”与“三不朽”,又有以“技”而立,《礼记·王制》曰:“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sup>[1]1343</sup>“执技以事上者”即以“技”而立的人。“技”,又作“伎”,即某种才能,某种技巧,即《汉书·艺文志》所说“技巧者,习手

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sup>[2]1762</sup>之类,即手足所为的“工”。《墨子·节用中》:“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鞮、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sup>[3]163-164</sup>“技”,一是身体之操作,二是“便器械”的利用器械,三是“积机关”的计谋、心机。“技”也包括术数、方技等。

古时贵“学一技能立其身”者,“以技能立名者”有“高世绝人之风”<sup>[4]3221</sup>。从《汉书·艺文志》的“论其书”,亦可见“技”的类别,《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方技略》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即“医”类。班固这样论述先秦两汉的以“技”而立:

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豪分;逢蒙绝技于弧矢,班输榘巧于斧斤;良、乐鞅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千钧;和、鹊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垠。仆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sup>[2]4231</sup>  
“牙、旷”即伯牙、师旷,为音乐家;“离娄”,眼力

收稿日期:2022-11-30

作者简介:胡大雷,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林 541004),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论、桂学研究。于堃,男,桂林医学院讲师(广西桂林 541001),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特别好；“逢蒙”为天下之善射者，后羿为其师傅；“班输”，春秋鲁国的巧匠公输班，或说班指鲁班，输指公输般，能造各种机械，如吊车、云梯、舟战之具等，被后世尊称为中国工匠的师祖；“良、乐”即王良、伯乐，王良善驭马驾车，伯乐工相马；“乌获”，大力士，“武”亦为“技”，所谓“武艺”；“和、鹊”，医和、扁鹊，医学家；“研、桑”，计然、桑弘羊，经济学家，以计算用事。这些人均是以“技”立身者，名声“不朽”！其“不朽”是靠“技”而获得的，如有以驭者王良命名的星宿，“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sup>[4]1309</sup>。

“技”是如何养成的？有些属于天赋异禀，如“离娄眇目于毫分”，即便是“乌获抗力于千钧”，既有锻炼但也有天生神力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通过学习、锤炼掌握了技巧。“技”的养成主要有公共教育与个人传授两种途径。

其一，国家政府的培养与教育，佼佼者为世袭的王官。《周礼·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sup>[5]707</sup>此为古代教育学生的六种科目，其中多涉及“技”。郑众曰，射有五：“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御有五：“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数有九：“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sup>[5]707</sup>有的“技”是王官所设，如《尚书·舜典》载，舜帝让垂（倕）为理百工之事的共工，命夔典乐<sup>①</sup>。又“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sup>[2]1780</sup>；《六典》曰：“少府监之职、掌百工伎巧之政令，总中书尚、左尚、右尚职治，掌治五署之官属，正其工徒，谨其缮作；少监为之贰。”<sup>[6]1119</sup>

其二，“技”，或师传所成，或通过“书”的授受。如伯牙学琴：

《水仙操》，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宿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水洞滑崩澌之声，山林窅冥，群鸟悲号，怆然而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终，成连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

矣。<sup>[6]2608</sup>

有时，“技”的传授具有某种神秘性，《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

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sup>[4]2785</sup>

长桑君授予扁鹊饮之能“尽见五藏症结”之药和“禁方书”，谓之天授。

以“技”立身的突出特点是“巧”。李贤曰：“技，巧也。”<sup>[7]2641</sup>称公输班、垂（倕）“皆巧人也”<sup>[7]1705</sup>，为“异能”“殊能”者。古时或把这些“技”之“巧人”称为圣人，如《周礼·冬官·考工记》曰：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属，于天地四时之职亦处其一也。）知者创物，（谓始开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事无非圣人所为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所作也。（凝，坚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时，寒温也。气，刚柔也。良，善也。）<sup>[6]3337</sup>

“技”者，既有“知（智）者创物”，又有“巧者述之守之”，都可谓圣人，其“技”是合天、地、材、工而成。杨泉《物理论》曰：

夫蜘蛛之罗，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况于人乎？故工匠之方规圆矩，出乎心巧，成于手迹，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勋成形，以周器用哉？<sup>[6]3340</sup>

盛赞“巧”之“技”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

“技”是人们向往的，《越绝书》曰：“宋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剑，迭跃之，五剑常在空，元君大惊，立赐金帛。”<sup>[8]</sup>《汉书·张安世传》载张安世“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sup>[2]2652</sup>。但“技”有时又为统治阶级所鄙视和限制。《六韬·上贤》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

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之。”<sup>[9]</sup>这是以“农”为本时代的偏见。先秦时又有观点认为人是会被“技”系累的,太劳形劳神,如《庄子·应帝王》:“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成玄英疏:“技术工巧,神虑劬劳,故形容变改;系累,故心灵怵惕也。”<sup>[10]</sup><sup>295</sup>《博弈论》中说:“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sup>[11]</sup><sup>1461</sup>可谓对以“技”立身的鄙薄。

中华文明向外传播,也非常注重中华之“技”的宣传,如《洛阳伽蓝记》载北魏宋云出使西域,至乌场国,其国王问中华“圣人”,宋云分别“具说周、孔、庄、老之德”,又“说管辂善卜,华陀(佗)治病,左慈方术”<sup>[12]</sup>,后者就含有“技”。

## 二、“技”之应用

古时,或以“技”为宦,或以“技”助政。前述垂(捶)即以“技”为“共工”,战国时公输般自鲁南游楚,造舟战之器而亟败越人,又欲以器械攻宋,这都是公输般以“技”从政的例证。又如以计算之“技”从政,越王句践用范蠡、计然从政,修之十年,遂报吴仇,号称“五霸”。又如乐者从政,“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sup>[13]</sup><sup>274</sup>。当楚师攻晋,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sup>[14]</sup>

朝廷或有大力征召科技人员的活动,如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sup>[2]</sup><sup>359</sup>。这是对有一技之长者的征召。又如王莽时:

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羽为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sup>[2]</sup><sup>4155</sup>

虽然其中的“技”多不可用,但体现了朝廷重“技”的政策。

古代又以“技”喻政、喻道。“技”是一种社会

经验,从社会经验喻政、喻道,是世人都可以接受的。如以医喻政,魏文侯曰:“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sup>[15]</sup>即所谓“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sup>[2]</sup><sup>1780</sup>。又如以伯乐识马喻识人,“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sup>[16]</sup><sup>241</sup>。屈原以“伯乐既歿”<sup>[4]</sup><sup>2490</sup>而千里马的无可奈何喻己。韩非以“御马”讲“治民”,“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sup>[17]</sup><sup>887</sup>。孟子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师旷之聪的以规矩成事喻“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sup>[18]</sup>。荀子说:“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輿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sup>[16]</sup><sup>337</sup>称无论什么“技”,所施对象一定应该是正常者,“教化”亦是如此。《盐铁论》:“骐骥之挽盐车,垂头于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之。当此之时,非无远筋骏才也,非文王、伯乐莫知之贾也。”<sup>[19]</sup>称世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伯乐。

也有反面之喻。《庄子·马蹄》称伯乐治马违背了马的真性,“烧之,剔之,刻之,锥之,连之以羈縻,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檝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sup>[10]</sup><sup>330</sup>。庄子以“治马”违背真性喻“治天下者之过”。《吕氏春秋》:“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勤,而牛不可行,逆也。”<sup>[20]</sup><sup>13</sup>讲治国理政要因势利导。《淮南子》:“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sup>[13]</sup><sup>18-19</sup>讲治国理政不能单靠个人。

古代对“技”的崇尚,使“技”扩展到思维活动产品、精神活动产品的制作上,“诗之为技”的提出就是其典型表现。孔子的弟子子贡以工艺活动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sup>[21]</sup>,来比拟文学鉴赏活动,孔子十分赞赏。现在我们还把讨论文学创作说成“切磋”“琢磨”。司马相如自称其作赋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sup>[22]</sup>,以纺织之“技”来比拟辞赋创作。刘勰《文心雕龙》中以“技”比拟文学创作的例子比比皆是。颜之推说:“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驎,虽有逸气,当以衔

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sup>[23]</sup><sup>248</sup>以驾驭骐驎之“技”来称驾驭文字。

“文”有无“技”？“文”，或为学问，或为文学，所谓“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前者“钝学累功，不妨精熟”，后者“拙文研思，终归蚩鄙”<sup>[23]</sup><sup>237</sup>。学问只要有师承，坚持下去，就可以“精熟”，而“文章”之“技”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桓谭《新论·道赋》曰：

杨子云工于赋，王君大晓习万剑之名，凡器遥观而知，不须手持熟察。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sup>[24]</sup>

虽说为“文”在于下功夫之“习”，但还是须“巧”。陆机《文赋序》曰：“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sup>[25]</sup><sup>239</sup>《诗品序》则曰：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sup>[26]</sup>

“诗之为技”观念的确立，意味着诗歌评论某种艺术标准的建立，隋唐间多“诗之为技”之传授的教材，《文镜秘府论》天卷序：“即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单号，总有一十五种类。”<sup>[27]</sup>即所谓“诸家格式”之类。

### 三、“技”与古代文明

古时认为，远古时期谁能为民创造安宁的生活方式、开启人类文明，谁就是“王天下”者：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sup>[17]</sup><sup>1040</sup>

“构木为巢”“钻燧取火”就是“技”，是“技”开启了人类文明。“技”的发明者为圣人圣王，如“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

陈。作瑟三十六弦”<sup>[28]</sup><sup>2</sup>；“取牺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sup>[28]</sup><sup>2</sup>；“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sup>[28]</sup><sup>4</sup>。历代推崇“技”的发明者为圣人圣王，所谓“圣人制器”，《易传·系辞上》称“制器者尚其象”为“圣人之道”<sup>[29]</sup>。

“技”就是工具的制作，“技”是在劳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技”创造了人类社会。传统文化还崇尚“技”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sup>[4]</sup><sup>3255</sup>。“极技巧”就是为了发展生产。魏时马钧改造旧绂机，“旧绂机五十综者五十蹶，六十综者六十蹶，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蹶”<sup>[11]</sup><sup>807</sup>，看得见的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于是“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sup>[11]</sup><sup>807</sup>。

以“技”而立具有共同特质。

一曰“精”。《礼记·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sup>[1]</sup><sup>1343</sup>，就是要其专一而致精。《淮南子·览冥训》称师旷奏《白雪》之音，“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sup>[13]</sup><sup>192</sup>，以“神”“至精”称赞之。太史公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sup>[4]</sup><sup>3316</sup>也是强调“精”即所谓“物有同类而殊能者”。

为了“精”，有的以“技”立身者因某些器官损坏反而着意突出另一些器官的功能，如郑玄说：“瞽，蒙也。以为乐官者，目无所见，于音声审也。”<sup>[30]</sup>又如世传“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sup>[31]</sup>，伯乐称九方皋相马，“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sup>[32]</sup><sup>257</sup>。“精”，就是对工作对象超乎寻常的专注。《吕氏春秋·精通》称“精通”，就像“养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饮羽，诚乎兕也。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sup>[20]</sup><sup>71</sup>，只专注于“技”之对象的本质。《论衡·订鬼篇》引《传》曰：“伯乐学相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宋之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也。”其称：“二者用精至矣。”<sup>[33]</sup><sup>342</sup>

二曰“道”。“技”也崇尚“道”。刘安以水神冯夷、钳且（善御马者）“得道”作比，称“扁鹊以

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倮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称其为“稟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sup>[13]362</sup>。“道”即事理、规律、规矩。“道”或指方法,对“道”把握,即所谓“知(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sup>[1]1673</sup>。故传“技”或称“以其道传”,《吴越春秋》载陈音曰:楚有弧父,“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sup>[34]</sup>。有时把以“技”立身者称为“有道者”,“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郑玄注:“道,多才艺者。”<sup>[5]787</sup>有时神化以“技”立身者,《淮南子·览冥训》载:“若夫钳且、大丙之御也,除辔衔,去鞭弃策,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也。”高诱注:“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说:古得道之人,以神气御阴阳也。”<sup>[13]204</sup>神化其“御技”,称为“得道之人”的“御阴阳”。《庄子·达生》记载一个巧者有“道”的故事:“痾偻者承蜩,犹掇之也。”孔子问:“子巧乎!有道邪?”痾偻者称“道”是自己的练习方法,孔子向弟子赞赏他,称其“道”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sup>[10]639-641</sup>。

三曰“情”。《傅子》载:“昔者伯牙子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止于岩下,援琴而鼓之,为淋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sup>[6]52</sup>这是在作品之中贯注了自然之情。故《列子·汤问》载:

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sup>[32]178</sup>

这并不只是说伯牙鼓琴像高山、像流水,而是“志在登高山”“志在流水”,讲的是音乐人的情感在作品中的贯注与表达。《论衡·儒增篇》提出一个问题,即制造机械不带有人的感情会怎么样。其云:“世传言曰:‘鲁般巧,亡其母也。’言[其]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sup>[33]124</sup>如果创造机械只考虑其能走能动,那么,这种机械搭载着乘客,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所谓“鲁般巧,亡其母”,造出来机械反倒害了自己。

四曰“义”。讲“技”是否合乎“义”。《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夸耀其“舟战之钩”,而墨子坚持“义”,回答以“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sup>[3]480</sup>,称“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sup>[3]480</sup>而必胜。又,《墨子·公输》:“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sup>[3]482</sup>公输盘把机械制造当作

侵略的工具。而子墨子把机械制造当作反侵略的工具。“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sup>[3]486-487</sup>侵略工具“尽”而反侵略工具“有余”,寓意在于以工匠精神之“义”战胜机械制造之“不义”。

五曰“用”。《淮南子》曰:“察于一事,通于一技者,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圣人也。”<sup>[13]342</sup>意谓能够把各种“事”与各种“技”综合地运用起来,才是圣人。《墨子·公输》载: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sup>[3]480-481</sup>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到这个故事,强调“巧”“利于人”方为有用。

于是古代往往有对奇技淫巧的批判,《尚书·泰誓下》载:周武王批判商纣王“作奇技淫巧”,但仅仅用来“以悦妇人”<sup>[35]182</sup>。《列子·说符》载:宋人有“以玉为楮叶者”,“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认为如此用巧不足以贍物,“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sup>[32]243-244</sup>。《庄子·列御寇》载:“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sup>[10]1046</sup>“技”无所用,白白浪费精力。《庄子·逍遥游》载: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泝澼纆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澼纆,则所用之异也。<sup>[10]37</sup>

就是讲“所用”之大或小的问题。于是,最遗憾的就是“技”不能用于世、用于时,就如傅玄为马先生抱不平,称:“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sup>[11]808</sup>因此,“技”是“用”的,而不是用来炫耀的。《孔子家语》载:“孔子观周,遂入太

祖后稷之庙。庙当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内藏乃智，不示人技，我虽尊贵，人弗我害，惟能于此也。’”<sup>[6]2656</sup>

六曰“艺”。古代往往“技艺”连称，则有“技”升华为“艺”的意味。《庄子》中“庖丁解牛”为最形象的表达：“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惊讶说：“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自称从必然境界到达自由境界，又自称经过了十九年的努力而达到“艺”的境界，自我也进入“艺”的审美，以及“艺”的享受，“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sup>[10]117-119</sup>。

但是，在朝廷文化中，“技”与“礼”相比，永远在其下。《礼记·檀弓下》有这样的故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求以机械安放棺槨，时人服公输般之巧。公肩假止之，说：鲁国有旧礼，施辘轳在碑上，以绳引以下棺；而公输般你却用机械来尝试“巧”，破坏了规矩<sup>②</sup>。“礼”在任何事物之先的规则，即《淮南子·原道训》所说“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sup>[13]13</sup>，对“技”有时是有所妨害的。古代认为，不管有“技”无“技”，做人还是第一重要的，《尚书·秦誓》：“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sup>[35]256</sup>虽无其他技能，但耿介而诚笃专一、其心宽广，也是被认可的。

#### 四、“技”之流传

古代之“技”有所交流，如汉代时论匈奴与中国之“技”各有所长：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

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驍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sup>[2]2281</sup>

彼此各有“长技”。又如北魏平北凉，把凉州的许多文人和能工巧匠都迁到平城，让对方之“技”为己所用。北魏时有蒋少游(?—501)，由南入北，他曾利用出使的机会到南朝“偷艺”，“观京师宫殿楷式”，“模范宫阙”以成北朝“宫室制度”<sup>[36]</sup>。也有南人向北方学习“技”，如南朝宋刘裕攻南燕，“得燕人张纲治攻具。既成，设飞桥悬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sup>[6]1543</sup>。

“技”的失传与流传过程，较为多样。

其一，“技”以书传。“技”者或有书传世，其书或为后人所作，但总是有“技”在其中。《汉书·艺文志》的《术数略》，其中有关于“技”的图书，如“蓍龟”十五家四百零一卷，以及杂占类文献中的技艺性部分。《汉书·艺文志》有医经《扁鹊内经》九卷、经方《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称古来岐伯、俞拊、扁鹊、秦和，“今其技术晦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sup>[2]1780</sup>。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一部失传已久的《相马经》帛书。此外，《计然七策》，靠《史记》记载，保存了纲要。前述扁鹊学医，也有“受书”的经历。但日久天长，书也有所失传。而书在当时，也有不传的例子，史载，华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sup>[11]802-803</sup>。但“技”之难传，虽有“书”有“器”，犹不能“晓”，史上多有其例。

其二，“技”以言传。《庄子·天道》载轮扁曰：其“技”“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sup>[10]491</sup>。所谓“数”是“应于心”而“口不能言”，是不能“喻”他人。魏末晋初的傅玄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称“技”的特性就是“难言而可试”。“诗之为技”则有以“言”相传的可能，如隋唐时各种诗法、句法、音律的著述，宋代又有诗话、词话的出现，所谓“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sup>[37]</sup>，则有充分的以“立言”传

“技”的意味。

其三，“技”以人传。《汉书·艺文志》：“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sup>[2]</sup><sup>1775</sup>就是说道由人行，“无其人”“非其人”就不能传承。但“技”以人传也有不可靠之处，《史记·龟策列传》就说汉代文、景之时的太卜，“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sup>[4]</sup><sup>3224</sup>。“技”以人传，就要有人教，《韩非子·说林下》：“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弩马。”<sup>[17]</sup><sup>453</sup>《三国志·方技列传》载华佗，“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sup>[11]</sup><sup>804</sup>。音乐家杜夔，“弟子河南邵登、张泰、桑馥，各至太乐丞，下邳陈颀司律中郎将”<sup>[11]</sup><sup>807</sup>。

朝廷也关切“技”的流传。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有诏问淳于意：“吏民尝有事学意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sup>[4]</sup><sup>2816</sup>仓公称，有临淄人宋邑，有太医高期、王禹学，有冯信，有唐安，其中有的是地方官府派来的；仓公还对教他们什么作了一些说明<sup>③</sup>。

其四，“技”以家传。《汉书·艺文志》：“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sup>[2]</sup><sup>1712</sup>《史记·日者列传》中褚先生说，“技”之家族在培养传承人方面具有天然的“其地”“其意”优势，“技”之家族应该在“视其所以好”及“生活之道”的基础上，培养好“技”之能手。这样，子孙后代有一个好的工作处所，也“可谓贤人”<sup>[4]</sup><sup>3221</sup>。但“诗之为技”却有父不能传子之说，曹丕《典论·论文》曰：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sup>[25]</sup><sup>720</sup>

因此，文学家族自诩的是家族文学教育，而不是家族的文学“基因”。

古时又有“技”勿妄传人的说法。如公孙光“无子”，这才传授淳于意医术，给淳于意禁方，并嘱咐其“毋以教人”。淳于意也保证，“死不敢妄传人”。阳庆传医术给淳于意时，也叮嘱说：“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sup>[4]</sup><sup>2815</sup>本来是家族传承，现在传给外人，故担心有矛盾产生。但“技”还是代代相传下来，这与“立技”者出于公

心有很大关系，他们欣赏技艺更高者，而非自己的亲属，如秦穆公对伯乐说：“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与共担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sup>[32]</sup><sup>255-256</sup>因此，勿妄传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选定哪些人是可以传承“技”的。

其五，“技”之传承创新。如果“技”只是前后传递，虽然有传承，但也会产生退化的问题。《荀子·荣辱》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sup>[16]</sup><sup>59</sup>这就是说，在“技”的以人相传上没有创新，所谓“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故在“技”的前后传递上，更要注意内在的“神”。《列子·说符》载：列子学射，箭中了，关尹子诘问他：“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列子退而习之三年，才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故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sup>[32]</sup><sup>242</sup>意思是对“技”而言，“察其所以然”更为重要。

“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sup>[13]</sup><sup>362</sup>“巧”“数”即指某种精神，意思是说，不管获得多大的物质利益，工匠是最重要的；而不管是什么工匠，其精神是最重要的。当今对中华文明之“技”的传承也正是新时代“大国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总结中国古代传统“技”之精神及其价值观念，进而探索“技”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是当前我们学术研究的目标。

#### 注释

-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0页。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96-2817页。

#### 参考文献

- [1]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6]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79.
- [9]六韬[M].徐玉清,王国民,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65.
- [10]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98.
- [13]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4]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66.
- [15]黄怀信.鶡冠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324.
- [16]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7]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18]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73.
- [19]马非百.盐铁论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2.
- [20]吕不韦.吕氏春秋[M].高诱,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1]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58.
- [22]周天游.西京杂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20:88.
- [2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4]桓谭.新辑本桓谭新论[M].朱谦之,校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52.
- [25]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6]钟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9.
- [27]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5-16.
- [28]皇甫谧.帝王世纪[M].陆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0.
- [29]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1.
- [30]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94.
- [31]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931.
- [32]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3]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34]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52-153.
- [35]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36]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90.
- [37]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378.

## Technology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Hu Dalei and Yu Kun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achievements” of the pre-Qin dynasty, namely, the establishment of virtue, meritorious service, and speech, there are also “skills” that stand for oneself, such as Gongshuban, Bole, and Bianque. The cultivation of ancient “skills” involves receiving education from the “Six Arts”, inheriting the teachings of teachers, and even having mystical teachings from heaven.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skill’ are “skillfulness”, “extraordinary ability”, and “extraordinary ability”. In addition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ociety also uses “technology” to engage in politics, metaphorically uses “technology” to describe politics, and uses “technology” to govern literature.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echnology” also showcases many aspects of ancient Chines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kill” has been communicated and passed down in ancient times, but it has also been lost. It is also the goal of our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to sum up the spirit and valu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and explor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echnology; skills; engaging in politics; civilization; inherit

[责任编辑/启 轩]